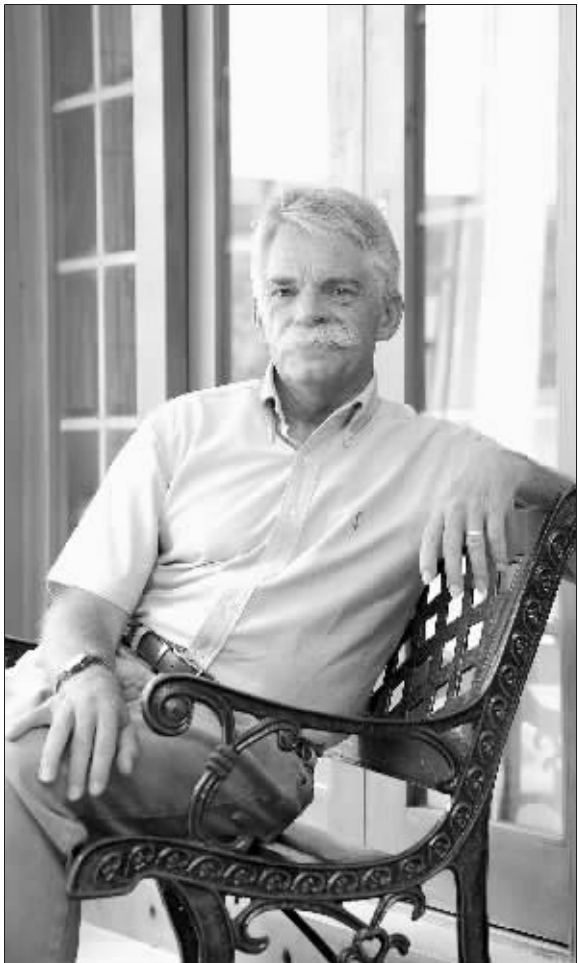


【海外来客】

# 拎着两只皮箱闯南京

Gregory Batt

姓名:Gregory Batt  
中文名:韦指南  
国籍:加拿大  
职业:南京外国语学校中加国际高中校长  
年龄:60岁  
市龄:6年



快报记者 路军 摄

在南京外国语学校中加班的教学楼前,我拦住了两位外教老师:“请问校长办公室在哪?”戴眼镜的男教师很热情地把我带到韦指南的办公室门口,然后比画着告诉我:“噢,就是长小胡子的那个。”没错,只要认准了小胡子,你就找到了韦指南。

## 人们的热情带我来南京

2000年8月,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头顶的太阳火辣奔放,手边的两个箱子笨拙沉重,韦指南拿着他的导游小手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上面的一个汉语词——火车站。可是,没有人听得懂他的话。就在他快绝望的时候,终于有个出租车司机听明白了他的话,并顺利地把他带到了上海火车站。

第一关过了,下面就是寻找售票窗口。看着那些似懂非懂的指示牌,韦指南拖着两个大箱子不停地上下奔波于上海火车站这座庞大而复杂的后现代建筑里。最后,还是在位热心人的帮助下,韦指南买到了开往南京的火车票。

## 小胡子鏖战大龙虾

那时候,韦指南住在宁海路。一句汉语也不会说的他出了门找东西吃,东张张,西望望,指指这个,点点那个,就这样,吃了一堆不知名的东西。两个月以后,韦指南终于大着胆子独自进了一家餐厅。可是面对花样繁多的饭菜,他还是不敢乱点,于是在那一段时间,他每顿的饭都是“鸡肉”“米饭”“蔬菜”,奇怪的是居然没吃厌。

有一次,韦指南在宁海路上买到了一袋龙虾。回到公寓,准备大快朵颐的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连个盛龙虾的盘子也没有。没关系,韦指南有办法,他把洗手间的水槽清理干净,没有比这个更好的“盘子”了。

就着水槽,韦指南开始大吃特吃。结果可想而知,第二天一早,面对一地狼藉的

卫生间,前来打扫卫生的阿姨目瞪口呆——这个老外到底干了什么?

## 邮局很远 去邮局的路更远

到南京没多久,韦指南收到了朋友从加拿大邮寄来的一个包裹,当然,起初送到

他手上的是张包裹单。揣着这张“小纸片”,骑上心爱的“万能自行车”,韦指南开始了寻找邮局的“冒险”之路。

“在哪儿?”韦指南指着“小纸片”上的邮局地址向一位行人问路。“哦,你走这条路。”被问的人大手一挥,指

向前方。谢过别人之后,韦指南欢快地蹬起自行车,一条路骑到了尽头,也没见到邮局的影子。继续向别人打听路,这回被问的人把手指了个和刚才相反的方向。就这样骑来骑去,花了整整一个上午,韦指南终于找到了邮局。

“你知道,中国人都很热情,他们会努力帮你,即使他们真的不太清楚那条路到底该怎么走。”韦指南用这样的话总结了她的“邮局之行”。

## 授人以鱼 不如授人以渔

说起自己在中国教书的感受,韦指南的第一感受是——中国学生都很聪明。不过,大部分的中国学生都有个坏毛病,他们总是试图知道考试的题目。如果老师把题目告诉他们了,他们就会设法从老师那里套答案。

现在,作为南外中加国际高中的校长,韦指南和他的同事们以中国的一句古话为工作信条——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课堂上,老师们的主要工作是教学生们怎么思考,怎么分析信息,怎么评估信息。在老师们的引导下,学生们很快就适应了中加班的“国际节奏”。也为他们以后在国外的求学生活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韦指南喜欢他的中国学生们,因为在他看来,这些孩子们“活泼、可爱、聪明、独立”,可是孩子们也“可怜”,因为一个孩子的肩上往往寄托着五六位大人的厚望,“在中国做父母很辛苦,做孩子更辛苦。”

## ■后记

采访结束的时候,韦指南叮嘱我,你一定要在文章里加上这么几句话:“对我来说,中国是个好地方,在这里我遇到很多非常好的人,我住在一个很棒的城市,有一份很棒的工作,和一个美丽的女人坠入了情网——当然,她现在是我的太太。总之,南京的生活非常愉快。” 李简

## 征稿

出国了,遇到新鲜事物了,赶紧写下来或者拍下来寄给我们吧。  
地址:新街口正洪街18号东宇大厦现代快报副刊部老外版。  
信箱:isoccer@126.com。  
网址:www.lifenanjing.com.cn·都市联盟·In English 论坛

## 【西行游记】

# 加拿大的公共汽车

【中外有别】

## 风月广告

男友去澳洲留学已经一年了,前不久,男友回来了。他给我带了一份澳洲的中文报纸。

报纸版面是8开的,12页,每页四版,共48版,都是繁体字。我好奇地打开报纸,其实内容和国内差不多,也有时政、财经、体育、娱乐等版块,不过所有的版面都是彩色的,并且有专门的8大版是做广告的,广告的内容可谓五花八门。我粗看了一下,最多的是租房和求租广告,租用一套公寓中的单间,和人共用客厅、厨房、洗手间,每个月在人民币千元左右。还有一类的广告也很多,但是这样的广告在国内是看不到的。

这类广告就是妓院广告,澳洲实在是开放,压根就不说什么“洗头房”,妓院就是妓院,稍微内敛一些的说成“按摩院”算是比较文明的了。广告内容让人触目惊心,“新到日本青春少女”、“东洋尤物”、“台湾美眉新到”……有的都会标出新到“美女”的三围尺寸。

在澳洲的中国学生,在这种环境下不知能否做到“坐怀不乱”。 关连连

加拿大对残疾人和儿童特别关怀,这在公共汽车上也有体现。他们的车身设计得很低,车厢地板与站台地面持平,残疾车和婴儿车很容易推到车里,不像我们有的车要上两个高台阶。同时车身中部空开,没有座椅,留出空间容纳残疾车、婴儿车。他们还有一种专用的残疾人公共汽车,有我们的中巴大,打个电话就开到家门口,车后有小升降机把残疾人连车一起提上去,票价和普通公共汽车票一样。我们家旁边的一个残疾学生天天这样来回上学。

国内公共汽车内噪音一片,无休无止。车内的喇叭报本站名、下站名,先中文后英文;开车时提示拉好扶手,给老弱病残孕让座;快靠站时提示准备下车的人向后面走,在哪里换几路

车,下车后要走人行道,过马路要走斑马线。有的公共汽车上一刻不停地转播“公交专线”的广播,天气、路况加广告,对乘客狂轰滥炸,许多消息和乘客毫无关系。同时,车内的手机声此起彼伏,有的先生打电话好像隔山喊话,唯恐车上的人听不清……加拿大车上的景观和我们的迥然不同,车内安安静静,人们或看书看报,或观赏景色。司机旁边有当天的报纸卖,投币可取。由于坐车的人也不多,几乎人人有座位。车内根本没有安装扩音设备,也就没有人报站名、做广告。

加拿大的公共汽车还有一点很特别,乘客准备下一站下车,要把靠车窗上方的一根绳子拉一下,司机身旁的铃就响起来,他就明白了,到站自然停车。现在有的

车改用电铃,按钮装在车壁上,伸手可及。如果没有人拉铃,站上又没有人要上车,司机便不停车。我刚到时有次坐错了方向,开出50米才意识到。我告诉司机,他立即停车,指给我看远处的一辆车,并用对讲机联系对方。

加拿大公共汽车有一点我们很不习惯:站牌太简单,只有四开纸大小,固定在电杆上,牌上面有几个缩略字母和阿拉伯数字,大概代表线路名称,没有停靠的站名,我们看了不解决什么问题。但是人家的站台修得比较好,可能是冬季漫长,天气冷,站台四面用透明有机玻璃围起来,有几把椅子,挂有线路图。在总站,架板上放着时刻表、公交线路图、路线图,乘客任意选取。 叶元凯

【有滋有味】

## 蛋烧卖 Egg-oriented Shaomai

蛋烧卖是民国时期南京清真馆“马祥兴”的四大名菜之一。做法如下:将虾仁切成绿豆大的粒,加少许鸭油、绍酒和一个蛋清,放在碗里拌匀成馅。鸡蛋打散,炒匀抹上鸭油,盛少许蛋液上火逐块烙成蛋皮。将每块蛋皮包上虾仁馅成烧卖状,放入蒸笼里蒸约5至8分钟装盘。入盘上桌,将鸡汁勾成的芡浇在蛋烧卖上即可。这道菜的特点是:形如烧卖,色泽金黄,鲜嫩可口。

(steamed dumplings with the wrapper gathered at the top)

As one of the four major famous dishes of "Ma Xiangxing", an Islamic restaurant in Nanjing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t is prepared like this: cut into granules as small as

green-beans, shrimp meat, a little duck-oil and Shaoxing red wine as well as the white of an egg are mixed into the stuffing in a bowl. Then, eggs are broken, leaving the liquid behind. Each time, a bit of the egg-liquid, baked on a ladle smeared with duck-oil, turns into thin egg-wrappers one by one. Shrimp-meat stuffing is filled into every egg-wrapper in the form of Shaomai steamed in a bamboo-steamer for about five to eight minutes before it is put on a plate. When served on the table, it is topped with chicken-juice thickened with starch. This dish is characterized by Shaomai in form with golden color, tenderness and deliciousness.

曹建新 译

【他乡亲历】

## 土房子里的快乐心

去年初春,我作为中国援建苏丹电力项目施工队伍的一员,踏上了神奇的非洲大陆。因为工作需要,电厂招了一些当地的苏丹人当临时工。他们时刻都那么开心。看我整天愁眉苦脸的样子,他们很不解。

有一天,一个跟我最要好的苏丹人请我去他家吃晚饭。我跟他去了。远远地,他说,到了。远远望去,那只是一些大石块和干树枝拼凑在一起的杂乱无章的东西。但走近一看,里面真的住着人呢。进了门,人人笑容满面,让我很惊异。住在这样的地方还笑得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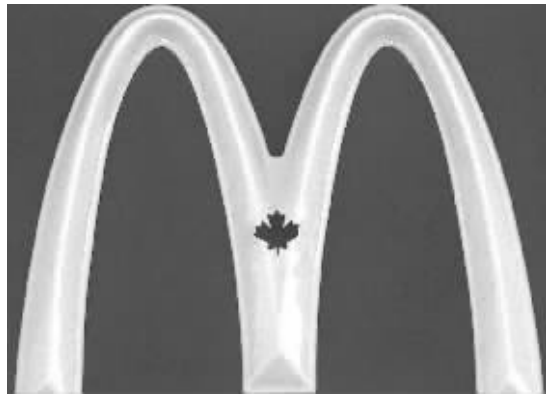
晚饭摆好了。他说,你是来自中国的贵客,我们全家用最好的东西招待你。我一看,一大盆加了蕃茄酱、土豆块和少许肉末的汤,一块抹了厚厚一层

黄油的面包。他们热情地把挤出来的柠檬汁滴在面包上递给我,咬一口就酸得我龇牙。

我问他:“你家生活很苦啊!”他说:“可不是?家无余粮啊!还有,我若想盖间像样的房子,恐怕我得努力挣一辈子钱才行。”我大惊失色:“那怎么办?”他爽朗地笑着:“你这个人真怪。今天有吃有住就行了,明天的事明天再说。来,唱歌!”

快乐的苏丹人让我明白了,拥有你手中的,你就是幸福的。我对自己说,愁什么呢?不久以后,这里的生活我就会习惯的。再说,一年后我就能回家乡和家人团聚。急什么呢?我笑了。这是自从踏上非洲的土地后我第一次开怀大笑。 夏爱华

## 【越洋镜头】



这是今年夏天去加拿大时,在英属哥伦比亚省的一家麦当劳拍摄到的有趣标志。尽管麦当劳遍及全球,尽管美加两国的麦当劳极为相似,然而,在家喻户晓的金色拱门中间,添上一个小小的红枫印记,既令人耳目一新,又将加拿大本国特色彰显无遗,真可谓神来之笔! 王仲安 摄

【走马欧洲】

## 巴黎的叹息

在巴黎花神咖啡店里吃早餐,隔邻的法国老妇人和我们搭讪,身着优雅银灰套装的她,顶着一头银发,看来起码八十多岁了。果然不错,她说她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就出生在花神咖啡店旁的公寓中,而她已逝的先生是她的邻居。

她说在过去几十年,几乎天天早上都会来花神喝一杯咖啡,我们问她难道从不去再走两步的咖啡店吗?她笑说根本走不过去,只要她下楼,走到花神前,每一个熟识的侍者都会和她道早安,她哪里好意思越过他们走进另一家店呢?

但过去十多年来,她也有些遗憾。如今,户外的露天座椅几乎很少巴黎本地人会坐在那招摇,本地人宁愿躲在室内,但室内的本地人也越来越

少了,老妇人也说她的一些老朋友都不来了,因为花神已经没有了那种巴黎人的味道,只剩下了像化石般的巴黎式咖啡店的历史记忆。

一条小小的布其小路,本来有不少露天摊贩及店家,卖蔬菜、水果、乳酪、烤鸡、生蚝、海鲜、面包等等,现在只剩下两三家了,都被高房租赶走了。住在附近的老人家,本来出门几分钟就可以买到最新鲜的农产品,如今只能去冷冰冰的超市买;而开那么多家精品衣服、皮包店到底对居民有何意义?人是要天天吃新鲜食物的,又不须天天穿新衣。

巴黎越来越繁荣,巴黎本地人的日常生活质量却在下降中。巴黎仍然是我在世界上最爱的城市之一,但如今我也必须叹息了。 晴天